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輯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 補編第四七冊目次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存卷一至卷一百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至

卷二百十七)(四)

〔清〕黃宗羲輯  
清鈔本

離憂集二卷

〔清〕陳瑚輯  
清宣統至民國間新陽趙氏刻峭帆樓叢書本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存卷一至卷一百  
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至卷二百十  
七）（四）

〔清〕黃宗羲輯

清鈔本

浙江圖書館藏

明文業目錄

第一百六十四卷

王城山人詩序 李東陽

滄洲詩序

葉文莊公集序

馬石田集序

景齊先生集序

張東海集序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書沈居田詩後

跋陸中書所藏卷

序十

赤城詩集序

瓊臺吟稿序

鏡川先生詩序

倪文僖公集序

倪文毅公集序

鮑翁家藏集序

書難壇清話卷後

書東萊手稿後

蘇子由苦身跋

第一百六十五卷

重刊石屏詩序

交遊別錄序

送周仲瞻鹿巖詩序

五同會序

跋謝山人詩稿

叙劉侍御慈災

黃鶴樓贈別詩序

巖滄浪詩序

雪心賦句解序

書先忠壯公封王宣命後

謝鐸

黃孔昭

吳寬

石田福序

史鑑

林俊

林俊

林俊

林俊

林俊

序十一

伊洛淵源續錄序

杏園重會詩序

中園四興詩序

石田福序

跋石田西後

誅死序

我齊歸山陰序

松蘿山遊詩序

林月鑑勝覽卷跋

謝一夔

第一百六十六卷

序十二

潞州貞烈倡和序

贈太史羅先生序

贈吉安張太守序

贈張巡司序

新刊五子書序

式齋稿序

容春堂文集序

顧全州七詩序

王雲鳳

邵賓

馬中錫

楊一清

蔡羽

蔡羽

蔡羽

蔡羽

送喬白巖詩序

送楊太僕序

贈李明府汝弼序

巖西遺典序

贈徐子容序

皇甫持正集序

唐詩分類選序

同年劉君易字序

石珪

符驗

王縉

桑悝

曾鶴齡

王城山人詩集序

李東陽

王城山人詩者黃巖謝居世之所作也居居於王城山遂以其山  
自名居為繇學生七試於有司不得薦客死於武林之邸其從子翰  
林編修鳴治輯其遺詩得千篇予讀而悲之其詩始規倣盛唐諸人  
得此詩流麗之妙脫獨愛杜少陵乃盡變其故格益為清激悲壯之  
詞思極其所欲言者其死也蓋有遺力焉然其叙事引物感時傷古  
愛思笑樂往復開闔本密不出乎正觀此亦可以知其入矣夫詩者  
人之志與存焉故親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於詩今之為詩者亦或  
牽綴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  
也君之志與不常乎詩不幸而不見於世非其詩孰可與得者此輯  
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達少而多窮其固然者之與適園未暇論  
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者亦不必皆賢也而徒以其詩况非

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於巖穴之下者有  
士如謝居非詩則莫之知也天下之士不幸而不見於世者何限於  
此蓋重予之悲而益感乎輯詩者之志也君之兄世修為宗慶知府  
又鳴治皆賢而能詩其所倡和者尤多不在卷中

赤城詩集序

詩之為物也大則閉氣運小則固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志古者道同  
化洽天下之為詩者皆無所與謀既其變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  
曹幽鄭衛各自為風漢唐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為感哀遠至于  
元其變愈極而其間賢人義士往往奮發振迅為感物言志之音若  
藝隨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詩為教使者不以採詩  
為職是物也若未始為天下之重輕而所聞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  
於天下者固其所得為而眾之亦固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

台古赤城郡地也其人故多能詩史部郎中黃居世頭翰林侍講謝  
居鳴治誦其遺篇而胥歎曰此吾鄉文獻之總其不可以廢乃輯宋  
宣和至我朝洪武永樂間得數十人若千篇為六卷名曰赤城  
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詠道者嘗輯為天台集今刻本亦得天順初  
國子學錄張存粹輯黃巖英氣集而不及粵繇至是始粹然成編余  
得而觀之其音多感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蓋宋元季世甲兵飢饉迄  
無寧居固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意風標又槩或  
出乎憂患疾疫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若唐項斯宋楊端之徒皆以  
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年之  
間有如二君者時輯而代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於數十人也則反  
時而為之其容以復乎哉君所以是詩屬其鄉按察司副使應公  
志欽發梓廣東復俱其未備將盡蒐輯以為續集今文教日隆作者

滄洲詩集序

臺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  
如此而或庸言諛語老婦稚子之所通曉以為絕妙又若易然何哉  
若詩之才復有運運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狗彘  
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  
閉門覓句者之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邪以為難也邪蓋所謂異于  
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復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風  
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為字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突  
與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為得又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絕墨  
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於文先所不能而尤  
工詩縱手迅筆眾莫能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騫遠字一句字闕焉

而不苟用規乃為沈著高簡之辭而盡飲其峭拔奔洶之勢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遠也蘇之詩在 國朝必稱高太史李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為天下惜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至者云爾若其恬淡寡欲志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完於用天下之所惜者豈止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遺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獻以留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龍卷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刻於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為題其編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別號滄洲景官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瓊臺吟藁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方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也悉人情皆物理以極乎政治風俗之天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唯不易學亦不易壞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彥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後援讀博平生所得近萬篇任之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披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滄江淮以入京師其途則萬里也自稱官野錄以至金膝玉局縑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劇談高論如練絲奕較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變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之可舉見者而為文如鷲負山鵬逆海氣

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馬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旬假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博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誦管窺燕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或以江山為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微而嶺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舜一代制作之名以新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已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將其詩集云

葉文莊公集序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名曰水東葉者為諸先生及為給事中參政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開封紀行稿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棗竹堂葉者在廣東西巡撫而作曰涇東葉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則以次稟錄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摠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辰所名蓋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諸深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學者皆知以通今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把頰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於緩弱未得其委備而已失之視繇以為恆忠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猶輕之而况乎兩失之者哉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時其在朝廷數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

鎮成惠並行在却曹清鑿雅操始終不貳其或違志弗意不克  
自盡則敬獻聲感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於政學也顧不  
已多而況文哉今論者無間不可文必歸之翰林政必推之  
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可以不判若持法守律又能以經籍  
為根抵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  
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唯吳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  
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晚所接見者不  
過一二人公於我蒙翁岳公為知己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  
論得其大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請  
為序公諱或字與中別號又巷所著有奏論錄及水東日記則  
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鏡川先生詩集序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屬俗乃其所尚  
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  
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格殊遠乎元季  
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較宋魏唐已為極致而漢之體已不  
復辨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馬僂首踰步至不敢易  
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况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  
別才非閨乎書詩有別趣非閨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  
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夫理取物以虛夫材而比之以聲韻和  
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佩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  
矣豈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顧惟其異於文也故雖  
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蓋閨出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  
或譏其為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宏才

遠趣拔時代而起人群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  
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巷  
東觀桂坊金坡諸藁若干卷某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  
采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得雜體兼七言古似宋五  
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當其時猶當擇以為對非苟同時  
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事嗚物則得諸三百篇之奇為  
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刌會孟善評先生聖世稱大家  
殆於范有所不屑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自矜非蒙獎  
識至於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自私於先生茲其  
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脩洗馬侍  
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  
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於詩焉止也索以

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別為卷云

馬石田文集序

天地氣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日之為美  
而陰叢曠夕風雲之變態雷霆之光烈亦時有之利乎下者高  
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崖絕谷亦必有草樹之為奇羽毛麟  
介之為瑞微氓之而不可得惟人亦然難其時與地有治亂美  
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所寓以自見是果為其然哉氣化為  
之也當其機織之操縱橐籥之啓閉鳴而為聲絢而為色凝聚  
而為實揚播而為芬彼所為物皆周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斡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  
揚聲光於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產其漸盡  
而泯沒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之間豈得已哉於其派

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涸於物固君子之所有事也元之入主中國蓋有氣化以來所未見八九十年涵養生息以旃裴為冠履以干楯為銘繫以胥譯為吟誦著為文章播為歌咏鳴一代而傳四方者亦不可誣蓋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為能也於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天下者無有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裔居光州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沒之後淮東廉訪使蘇伯脩請於朝刻梓以傳元季散秩不行於世久矣今山西按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嘗為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卿先生以錄本屬之謂已闕漏無所質聞公有裔孫在肅請往訪之君遍歷諸郡久乃得馬鐵牛者道人詢之果於壁上得公所撰母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他無所得也既為

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繕校重刻以傳而伯脩及陳編脩眾仲之舊序皆在焉其稱公甚備考諸元史又稱其文章精瞻尤致力於詩圖密清麗無不可傳者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興政事摧姦劾惡屢黜而不悔蓋亦有夙節焉識者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史歸還陝西行臺中丞不赴卒贈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即公諡文貞石田其別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 倪文僖公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雖閭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益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過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偉奇峻雜陳雜冗以成一象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

文不必識其而聞其論議親其所施為而其器識材用稱乎此或疑乎彼斯乎其可別已足雖殊世異代操舌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戎槩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東陽屬青谿倪先生舜咨為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為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乎投舊藁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捨得之雖頗散佚尚多不能盡錄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為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嘆曰我國朝用夏變夷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於天自高皇時求學士葉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又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並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遂育以暨英廟之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於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

應制賦詩中官常立後以避自餘碑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即席命筆略不構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嘆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為編至於今存焉茲公之雖才絕識學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兩能到也故雖中歷熾險脫登通要不得盡見於用而其於典章道化開一代之盛以為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業哉昔孫咸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問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於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脩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其班馬氏之風手且青谿為學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成閭為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

文之為重而又其微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諱字克讓學者稱焉靜存先生已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傳其賜謚也文有玉堂藁者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京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莫壹為彙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輩共藏之而遼海編別行於世云

采齋先生文集序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折或以歲次自繁業程試講章秦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咏應卷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竊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求愈數而朽株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激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

足以為河為江為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復無餘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止悉足以成其大我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辱不移日稿不盈幅而典冊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濤濤演迤頓挫於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與駭愕歎羨以為不可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咏百詩或一揮九制嘗有質米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臣學士恆侈言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編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私著始有八面之譽於是綴其所為比得鄉試怪不優等謂不慰春選無相見也之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其厚積而後售持滿而後發溢乎心胃而著之藻翰者無感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

下即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肇啓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為續集至數十卷者先生餘稿嘗寢而焚之於眾所傳誦或未之錄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難以博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慙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曼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大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閔試炎暑賦得而賦曰吾老矣縱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嗜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通判稼刻廬州本鉅字細弗

使諸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也謹為序其編之首先生官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諡文安學者稱為采齋先生集以齊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誌狀可互見云

倪文毅公集序

有紀載之文有請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咏之文紀載尚嚴請讀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賦咏尚富惟所尚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為文然則敷者皆用於朝廷臺閣部署館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於天下惟所謂著述賦咏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之雖非其所得為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又窮深極博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可數見也苟不得其所尚而徒以為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雜施之

天下亦無實用而况不見於用者哉青谿倪先生弱冠舉進士  
歷翰林院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修英廟實錄及憲宗文華大  
訓紀載之文秘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講讀經史根柢書史傳  
以時事明奕暢達有疎天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猶隱而難知  
及出為禮部侍郎即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故南京吏兵二部參贊  
留務入掌吏部如熟諳祠部異物謹天戒守舊章諸疏亦嘗考  
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  
於敷奏聞天下皆傾耳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  
書循條格之為者誠可為有用之文也至其詞賦碑表序記著  
述賦誄之作長篇大章泉涌山出聲應舉答情興逸發事理兼  
備游刃於金牛之內安行於逐水之曲固其天資所得素業所  
就以鳴一時傳四方者自先生觀之亦其餘力所及視彼旬假

月鍊章追而句琢者固其所不暇為亦其所不屑為也先生之  
父文信公在正統間以文名有集行於世東陽嘗得而序之先  
生之文手自編訂以所號名青谿漫稿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  
其嗣子中書舍人肅請予序予與先生同舉進士入翰林志業  
契分極親且厚既銘其行事之大獨於又有未盡發者故為序  
諸端先生諱岳字舜咨贈榮祿大夫少保又毅其賜諡也國朝  
父子入翰林為學士並謚為文實是倪氏始且以繼世梓行者  
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於著一代之盛云

### 東海集序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得焉因以東海自  
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  
板卷帙流布遐邇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為詩清鍊

脫俗力追古作意與所至信乎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草  
書故輒為人持云先生亦嘗謂刻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置意  
其間清詞警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傳集者蓋鮮其為又隨事觸  
物必根理義不為華藻枝葉之詞特自慎重不苟作又以無稿  
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掩其又說者乃謂藝之至者不  
兩能非知先生之深者也先生沒且二十年其子廣西按察副  
使弘宜亦卒家又遼回祿之燬兵科給事中弘至檢諸舊篋不  
能十一又訪諸棚友所藏及胥吏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為一卷  
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為先後將刻梓  
以傳以先生之詩之元而止此甚可惜也昔人論書必先人品  
豈惟畫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為行舜超服堯  
之服而後為至惟義理邪正不汨於中涵養既久則英華自發

於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生晚得科第為其部郎官最  
久志操耿；不為污合開口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  
取中所自負往；於辭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已愛物政宜其人  
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又為文章所掩而其文也存亦止  
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塊斲之亦知  
其為至寶固不必堆盤積筭然後為富而况於文哉况其人之  
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弼汝弼  
其字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於弘治丁巳年六  
十有一子弘宜弘至皆進舉進士弘至為翰林庶吉士世其家  
弘正弘玉私金弘圭皆不失矩範諸孫之至而起者相望張氏  
之文獻固於是乎徵集既成弘至以書上京師介翰林侍讀學  
士顧居士廉請於是嗚呼予言豈足為先生重哉

子序

鮑翁家藏集序

鮑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附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爽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關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書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爽持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慨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為文之成聲者則為詩之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者典謨訓誥誓命文象之謂文風雅比興頌賦之謂詩變於後世則凡記序書疏賦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諸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達者粗淺踳躐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

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微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節也之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遇偶合而幸中父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為程試既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又欲盡索其舊業及為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又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汝其為詩深厚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又典而不俗世而不凡約諸義理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格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絕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漸盡泯滅者則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遺者亦難乎其為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請之不厭

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豈徒曰家藏云耶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韻多髯強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頰白鵞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髮白不受柳而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一曹微鬚頰面笑齒微露左手握帶右向而坐者工部尚書柳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天目豎準鬚髮微白而長左手携

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老皺而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右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理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而微長且頰眉波鬚半白稍右向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者時雍者而微方而長鬚鬚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向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向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對面手身貌髯得其形模意能惟焦公奉使南國切及會預留其誓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得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一則為之多

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遜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倅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背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致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獨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說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廉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唯予寔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宜徒為聚散離合時而世譁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

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閒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偈送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本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固梓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執陳公名清今名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正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求約曰正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乞取止詩求止我止詩人予請擬張汝弼故事以雙鷄斗酒為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緹雞載酒而至者鼎儀

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大德觀為鳴治師召所替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難酒受罰馬和鳴治師召之見督也曰第為之即有謀君後者吾二人寔任其事至是固以猪紅二斤給劑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致九六人鼎儀乃盛為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粗工事或未合予擬其頌末以書於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陽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地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道承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現置意象皆出一軌蓋當笑談佞仰之餘倉卒筆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君及東陽之孫吏部員外郎且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托於樽俎陶畫之閒寧非以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閒創永樂之期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放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其臣且有以憂勤於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較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

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地為別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質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園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以復尚質之請云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潘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為近意者其別字也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宋山者自稱為宋遺民卒生於三四十之前得以講明朱老之學

因歎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斗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字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於虜敏標榜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甚貴重之則以視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贊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從之為若干首開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

蘇則以石田之意迷予予撫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益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巽出踈徑庀楮足練流傳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敏不自售今既得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蘇子由告身跋

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二親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教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高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行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携虎持語懇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断裂惟故綬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作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作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為之裝飾張誣為贗物責資金若干兩有所赴魁報遣人遮止後作死虎屨不能直張亦貧甚以告予范千戶易殺六斛指押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為知府馬金君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據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詰為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吾

之中世已有以誥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平不數年所為八寶幾為得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子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公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至今永寔之哉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往還簡札數十紙為卷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馬子展卷諦視辨不知為何人筆也因撫而嘆曰人之老少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畧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

而裁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揆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子存沒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載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俱載並錄無所遺夫固理度校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親不覺有宋景文歛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弗且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為不足校也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重刻石屏詩集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寔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榮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之天於富貴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恆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問世而後得富貴則倘未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符相者比肩接踵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抑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趾無為鸞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寔

亦有凡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恤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接攻愧檢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參政蒙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廣之六安學正楠參政也將非參政之志而未能以告於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者乃不能月而功告竣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文大行於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

富貴為達者誠烏足知知之

伊洛淵源續錄序

謝鐸

昔晦庵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取其平生出處

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授受者

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

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見其全體大用之學擇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且錄

撰行狀與其

師友之聞凡有預聞於斯文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驚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害則一也何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不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考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益其佛老之真其得非於聖人甚矣凡為孔子之徒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借委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概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交遊別錄序

黃孔昭

景泰中予在邑岸所與交者陳君儒珍張君存茂王君希文龐君志順高君廷美謝君世懋之從子鳴治林君克憲之從弟一中凡十人皆予於為益友既而於與一中領景泰丙子鄉解鳴治領順天己卯鄉解庚辰子第進士官工部甲中鳴治第進士官翰林丙戌一中亦第進士官刑部則成化三年也於是

予三人者幸相與同朝踪跡日益密誼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門墻里巷公退無事則或引壺觴唱酬以自舒如是者無間旬日時或以事相違遠則惟離羣索居之恨凡所請益所勸勉所規戒率皆於往來詩牘焉發之如是先後十餘年如一日雜家人婦子亦皆知通有無急患難嘗未嘗以彼此爾汝相纖芥也予雖京簿而歷工部以至今日前後無顯過亦惟多二君之助故吾鄉稱一時布衣交遊之盛必歸予數人者自前輩稱官途邂逅之真亦必歸予數人者今年春一中以推選得僉憲福建予因喜吾道益有為而得專其施於一方也而不能不眷焉者夫豈私情哉昔人謂江湖之憂一中以之而其在朝廷者吾二人益未嘗無焉雖然予所與交茲十者世懋已即世孺珍存茂克淹憲尚淹岸序希文志順以上舍生鄉進士相與家居

而廷美方入南雍曾未數十年而散落不啻若是而一中復葬於王命以去予能無介然於懷耶因與鳴治取嘗往來詩於一中者凡若干首序錄之以遺一中用識久要之誼噫後數十年試取而讀之吾十人安知散者之不復聚者之不復散惟親不比昧不忘窮不屈連不驕處不孤於前聞人而子孫亦得以世講之不悖不亦莫貴於斯錄哉

杏園重會詩序

皇上之即位之十有三年朝廷肅清英秋賓服而百司庶事亦用簡康縉紳士夫得以暇日以遂燕樂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庫郎中滇南陽君宗嗣置酒玄寧觀會同年任於朝者凡三十有幾人目曰杏園重會坐席之序以齒而甲第先後官職崇卑不與也是日天氣精明惠風和暢罽毼既陳衣冠駢集諧笑以